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杜琪峯

看了林澤秋導演的《無涯：杜琪峯的電影世界》，覺得兩段最有意思，一是訪問賈樟柯，另一段是杜琪峯講「處境」。

很喜歡杜琪峯，他的電影我看過九成，只是近年的合拍片沒看，因為實在受不了那種怪腔。合拍片是一種藝術上或工藝上都不誠實的產物，將來電影史是要給合拍片一個評價的，不過作為消費者，我的評價就是合拍片不值得我花幾十塊錢和兩個鐘時間。

說回賈樟柯那訪問，大意是說香港是個很特別的地方，處處繁體字，又引作家阿城說，香港就是晚清的情狀：我們晚清就割讓給英國，直接成了殖民地，沒經過中華民國，沒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他又說有北京粉絲看了《黑社會》，有場在棺材舖的打鬥戲，感受很深，因為那粉絲從沒見過棺材舖，北京也沒有棺材舖，人死了就火化。賈導認為杜導用上棺材舖，是真正抓住了香港這地方的「核」。

香港像不像晚清，可以討論。阿城也寫過香港的世俗(注意是世俗，不是俗)和熱鬧，不避錦衣美食，民間精神飽滿，就是盛唐模樣。至於中華民國，我們確是沒有給直接統治過，但我們的父母，很多都是民國出來的青年，所以他們身上，甚或三四十年代的香港，都很難完全隔絕於民國的氛圍。我爸年輕時在港穿長衫布鞋，凡事講禮講孝悌忠信這一套，生活處事為人，仍是民國價值觀。賈導這一段，是對杜琪峯的極大讚美，也為日後的討論鋪路。

至於杜導對自己的看法也很有趣，他說對歷史和文學認識不多，強項是處理「處境」，比如《鎗火》，因為錢不多，要拍得很快，商場搏火那場，他一去到商場，如何構圖走位，馬上想到怎樣拍。至於《PTU》，那幾個警員在尖沙咀黑夜街頭、中國冰室和舊樓樓梯遊走那幾場經典戲，大家都記得是如何流麗動人。

可惜《無涯》沒多談《暗花》這部我認為是最好的香港電影，希望林導將來有更多探討杜導電影的作品。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丹後半島吃海鮮

數年前，在京都首嚐日本海松葉蟹，一見鍾情，驚為天人，也認識了丹後半島這地方。

丹後半島位於京都府北部，面向日本海，由於地理位置接近兵庫縣，因此常被誤會為兵庫縣的一部分。丹後半島境內分為舞鶴、宮津、京丹後、伊根與謝野等小區，沿岸地區得天獨厚，面臨一望無際的汪洋，漁業、農業、畜牧業都非常昌盛，尚有高山、內海、溫泉等天然景致。

愛吃蟹者，對丹後必有所偏愛，因為丹後半島是松葉蟹的盛產區，每年十一月至翌年三月才有供應，如假包換的「季節限定」，使不少日本國內遊客紛紛跑到丹後度假。松葉蟹的正式名堂為楚蟹，但在不同海域捕獲，會有不同名稱，最聞名的，是在間人港捕獲的「間人蟹」，由於間人港比其他蟹產區接近漁場，所以漁船在午夜出海捕蟹後，可以趕及於即日送到漁市場出售，吃起來更為新鮮。

丹後半島最出名的景點，當然是天橋立！海內外遊客超多，這裡也是遊覽丹後半島的進出門口。遊覽丹後半島，最後當然是自駕遊，公共交通有北近畿鐵路貫通東面天橋立及西面網野，沿丹後半島海岸行的周遊巴士，卻是遊逛各景點的最佳選擇，中途不下車，只遊車河沿途觀光，全程二小時二十分，車資六百日圓，超值。

離開宮津市，很快便抵達伊根舟屋群，舟屋下層泊船、上層住人。舟屋可預約留宿，一泊兩食約每人每晚二萬五千日圓，但需二位起，每舟屋每天只招待一組訪客，食材當然是靠海吃海的海鮮！

琴台客聚

黃仲鳴

一九七八陳平原

多年前，上海復旦大學籌劃出版一套學人的「三十年集」。其意是，一九七七年內地恢復中斷十年的高考制度，一批知青的命運由此而改變，投入與先前生活完全不同的時代洪流之中。三十年來，湧現了不少文人學者。而這批學人亦紛紛響應。二〇一〇年八月，終於出版了第一輯，學者十六人，包括我看過他們著作的葛劍雄、李輝、止庵、陳思和、葛兆光、林賢治等。

第二輯緊接於翌年一月推出，這輯更為大陣仗，共有二十二人，其中有我認識的陳平原和夏曉虹伉儷。

據悉，復旦出版社當初邀陳平原加盟「三十年集」，他一口謝絕。後來卻同意了，原因是復旦答應他可不選論文，只選評論或隨筆，「而且着眼點不是『好文章』，而是個人三十多年來的切身經驗、體驗、獨特的觀察與思考。」

就這樣，平原君答應了。於是就有了一部「三十年集」《壓在紙背的心情》。

陳平原的「三十年集」，與其餘的文人學者不同，他逐年記下當時的學術觀察，每一年都選一兩篇他認為得意的文章。而每年都有該年他寫的自家紀事。正是這「紀事」，可以看到他的心路歷程和學術經驗。當然，在紀事中，我們還看到他的賢內助，夏君曉虹。

平原君的「自家紀事」，由一九七八年入讀廣州中山大學開始，一直記敘到二〇一〇年。屈指算來，應有三十二年。但一九七八年之後，一跳就跳到一九八五年，而在這一年的「紀事」，就以簡筆寫了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的事蹟。而這一年的六月，即在北京攻博的第二年，便與夏君共諧連理。至於二〇一〇年之後的「紀事」，我們還待平原君自己再來書寫。但我想，他不用「紀」了，因為這三十二年，平原君在學術界的成就和聲譽，已是如雷貫耳了。後來的，只是錦上添花矣。

一九七八年是平原君的人生轉捩點，在此之前的知青歲月，卻令他遺憾一生。

二〇〇二年九月至翌年一月，陳平原講學台灣，在回答學生的問題時說，文革時他無法升學，下鄉當農民，沒有時間好好唸書，是一個很大的遺憾。尤其是外語，他說：「你們很難想像，我是進了大學，才從ABCD開始學起。所以，我的外語永遠不好。」

耶魯大學的孫康宜教授，曾安慰他說：「你就不用學了，別學了！」

這番話，陳平原理解為再學也學不好。

的確，平原君太多書要看，太多課要教，太多文章要寫，怎有餘閒再專攻英語？何況，這對他並非必需。他在自己的研究領域，已有豐碩的成果，這些成果足以令他自豪，外語算得是甚麼！但對他來說，這始終是一個遺憾。而聽說，他應徵海外教職時便吃了虧。好吧，就讓我代他說吧：「哈哈！你們不聘我，就是你們的損失！」中大真有眼光，准他留在北大，讓他成為「雙聘教授」。

沒有了一九七七，就沒有了陳平原的一九七八，沒有了一九七八，就沒有了後來的陳平原。

■這書記錄了陳平原三十二年來的「心情」。

百家廊

王大慶

讀書與愛情

現在的青年人談戀愛，要麼是通過網上聊天，要麼是通過手機發短信，抑或去茶樓、歌廳相會，可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大多都是通過讀書相識相戀相愛的。

我上小學時就喜歡讀書，不過看的絕大多數是畫畫書，諸如《西遊記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》等。上中學時看過幾本外國小說，不求甚解。中學第二年，捲起「紅色風暴」，懵懵懂懂地聽工宣隊的同志說，原來我讀過的那些畫畫書是「四舊」書，外國書是「黃色」書，都屬於「禁書」。「扎根」農村時，這些「禁書」卻幫我消除了不少寂寞。當時，我白天上工，晚上就點着油燈偷偷看書解悶，倒也不覺生活有多枯燥無味。

1979年，我從農村返城安排在一家工廠當工人。27歲的大小伙子了，個人問題八字還未見一撇。父母心急如焚拜張三托李四幫我介紹對象，可始終沒有一個能談得攏的。我心裡雖然也着急，但這種事急也急不來，只有耐心等待愛情之神的降臨。

一天上中班，工間小憩，我照例打開工具箱，翻出小說書閱讀。正當我被書中的情節迷住時，突然，一群外車間的姑娘竄崗到我們車間，其中有一位竟神使鬼差地跑到我身邊，主動和我搭訕：「怎麼，你也喜歡看書？」我趕緊抬頭，一看是位長得蠻不錯的姑娘，頓時來了勁，連忙與她攀談起來。從她的談話中得知，她也愛好文學，讀過《三國演義》、《紅樓夢》等古典名著，只是外國文學接觸很少。她見我讀的這本小說題目為《巴斯克維爾的獵犬》，很感興趣，問我寫的是什麼內容。我告訴她這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作家阿瑟．柯南．道爾最得意的長篇傑作之一，堪稱福爾摩斯探案故事的代表作，講述的是在巴斯克維爾家庭中，三百年來一直流傳着的「魔鬼般的大獵狗」的神秘傳說，案犯為了謀取遺產繼承權，利用本家族世代相傳的「魔犬」殺人，設計殺害了巴斯克維爾莊園的主人，並蓄謀殺害他的法定繼承人，最後為福爾摩斯破案。我這一介紹，她立刻入了神，問我能否借她一閱。我求之不得。臨走時還不忘關照她想要看小說儘管來找我，我家裡還有不少比《巴斯克維爾的獵犬》更好看更精彩的外國小說哩。

隨着我倆之間書籍交往的頻繁，這兩人之間的感情也發生了「量變」到「質變」——不知不覺間，我們相愛了。可這時敏感的年齡問題又干擾着她最後的抉擇，因為我倆之間相差八歲。陰差陽錯，這時我恰巧在「北京文學」上看到一篇「因為有了她」的小說，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年齡相差12歲，但最終克服重重艱難險阻還是幸福地走到了一起。於是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向她隆重推介這篇愛情小說，希望她認真一讀。正是這篇愛情小說使她徹底打破世俗觀念，衝破家人親友的阻擾，與我結成百年之好。

當時正值全民讀書熱，在廠裡近千名青工文化考試中，我語文力拔頭籌，而且又靠讀書贏得了愛情，這引起了其他未婚青年的效仿。有些青工不像我是個「書籍資本家」，而且當時新華書店文學書籍又難買，有些剛出版或再版的文學名著很緊俏，預訂了還不一定能買到，於是想談戀愛的青工便跑來和我套近乎，想問我借幾本文學書籍去充「門面」，以討心儀的姑娘歡心。我由於已摘取了愛情之果，自然會成人之美，只是借書時約法三章：到期準時歸還，不得據為私有，不可污損書籍。否則永遠斷交。讀書成了當時最好的「紅娘」，許多人因為讀書成為終生的伴侶。

我和妻子結婚時，家中就幾件老式傢具、一台熊貓單卡收錄機，但那時我們的小日子過得卻很充實。每晚，我和妻子都倚坐在窗前看書，彼此交流讀書心得，《紅巖》、《野火春風鬥古城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悲慘世界》、《紅與黑》、《飄》等中外名著都是在那初婚的時光閱完的。

舊城改造遷居新房時，孩子曾勸我將兩大箱舊書送進廢品收購站，說新居要裝修，要添置新式傢具，沒有地方放這些破書，伏天還要搬出來除霉，煩死了；再說，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，大家都在忙着賺錢，哪還有心思看書？我斷然拒絕，這些舊書雖然有不少封面磨爛了，甚至還少頁，但這是我下放農村時的忠實伴侶，靠着這些書，我才捱過了十年的艱苦歲月。更重要的是它們還是我和妻子的愛情信使。靠着這些書，我才摘到了幸福的愛情之果。正是這種獨特的書香，才使我的人生之路充滿了韻味；才使我的愛情生活充滿了詩意。我寧可少放傢具也要放書櫥。妻子也笑着贊同我的意見。

新世紀初，我的小書庫再次「增容」，我參加了北京一家報紙舉辦的「周末百味」全國徵文活動，榮獲一等獎，其獎品為價值2,000多元的書籍。當我打開對方從郵局托運來的6個書籍包裹時，頓時喜出望外，哇，全是我所喜歡的中外名著，有《張中行作品集》、《章太炎傳》、《龔自珍傳》、《康有為傳》、《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》、《瓦雷里詩歌全集》、《奧尼爾集》、《所羅門之歌》……等等、等等。這批中外名著的加盟，不但擴大了我的小書庫的規模，而且提升了我的小書庫檔次，使我的小書庫不僅在文友中而且在這小城中也頗有名氣。

為了安置這些書籍，我乾脆在客廳裡打了一排轉角書櫥，布置成了一個高雅的「文化角」。

每當我和妻子在「文化角」靜心讀書時，我們又好像回到了清純的學生時代，那濃郁的陣陣書香沖淡了思想的貧乏和枯燥。我們的世界溫馨而寧靜，我們的心地空明而輕遠，像夜空懸掛的明月，似藍天輕飄的雲朵。讀書，讓我們的精神境界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昇華，成了我和妻子愛情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並將永遠伴隨我們的終生。

■過去，戀人常通過讀書相識相愛。（網上圖片）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女兒的詩

今年過生日，收到一份特殊的禮物。它是女兒寫給我的一首小詩。

生日前一天，當時針差幾分鐘指向午夜零點時，手機發出一聲幾乎聽不到的響聲。這是收到新郵件的提示音。打開郵箱，一首小詩像隻歡快的小兔子跳入眼簾：家父五十三，在港上夜班。顧老又有小，真的不一般。我定不負望，將來我買單。小詩旁邊還配有一幅女兒和我前不久在中環海旁的合照。收到這份意想不到的禮物，心頭流過一股暖流。

女兒平時極少寫詩，這次用「打油詩」祝賀生日讓我刮目相看。孩子還真有創意，午夜時份給上夜班的我發出禮物用心良苦。我喜歡這首小詩，沒有華麗的詞藻，像泥土一樣樸實，讀一遍我便能一字不漏地記住了。小詩着實讓我興奮了幾天，逢人便會「炫耀」一番，與朋友分享「我家有女初長成」的喜悅，朋友們自然說些「女兒是爸爸上輩子小情人」之類的恭維話。我聽得心裡美滋滋的，覺得女兒真的長大懂事了，先前付出一切是值得的。

女兒性格文靜，不太善於表達，但「茶壺煮餃子——心中有數」，獨立意識較強。孩子教育是每個家庭的大課題。人們常講的一句育兒經是：男孩要「放養」，意為要讓男孩子多吃苦，長大後方能頂天立地；女兒要「富養」，意思是要培養女孩子的氣質，將來有眼光覓到如意郎君。但這都是理論，操作起來各不相同。孩子小時更像玩具，你怎麼擺弄都行；長大就複雜了，他們開始有獨立思考和行為能力，你說東他（她）偏向西，十二三歲開始的反叛期最讓人頭痛。

女兒十二三歲後，性格開始變得孤僻，一進家門便把自己鎖在小屋子裡，你跟她說話總是不理不睬的，問十句話只得到「嗯」字，讓你打不得，罵不得，不知道她在想什麼。到港工作後，電話成了與女兒溝通的唯一方式。前幾年，我在這邊滔滔不絕地說，女兒在那邊一言不發，急得我夜裡睡不着覺，但又無法向女兒發作。

有病亂投醫。我只得問身邊的女同事，她們這個年齡時是什麼樣的。得到肯定的答覆後，我改變打法，減少打電話頻率，改用手機發短信溝通。內容也不再是「說教」，而是將在香港好玩的故事，或是聽到看到的新鮮事告訴她，引起她的興趣，更重要的是讓她感覺到老爸是真心地關心她、愛她。久而久之，女兒的話開始多起來。

一次，突然接到女兒「給我打電話」的短信。可電話打回去，她一言不發，最後竟「哇」地一聲大哭起來。幾分鐘後，她一抽一搐地問我，「爸爸，將來我會不會上不了大學、找不到工作，那該怎麼辦啊？」原來，她考試得了個倒數第一，對未來絕望了。聽到這個問題，我笑着告訴她：「這有什麼啊！下次倒數第五名就是進步了。爸爸相信你有這個能力！」談了半小時，女兒的心情平靜了下來。

明年女兒就要考大學了，無論考上什麼學校，最重要的是她學會做人，知道感恩，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。有一個身心健康的女兒是最重要的。

女兒的小詩讓我感動不已，也對她刮目相看。小詩也讓我確信，自己堅持的「與孩子一起學習」、「與孩子一起成長」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。

思旋天地

思旋

摩天輪轉出愛意

隨着天氣日漸寒冷，聖誕節日氣氛越來越濃烈，街頭巷尾掛上聖誕掛飾，雖然這兩個月來社會上充斥着不安寧與撕裂，大家仍然期待着普天同慶的聖誕節。莘莘學子經過差不多三個月的努力，可趁這假期機會與家人共聚，輕鬆一下。

坐落中環的新地標——摩天輪亦在今年聖誕節前與香港市民見面，相信不論老幼也十分期待在摩天輪上飽覽香港美麗景色。白天，可以盡享維多利亞港180度全海景，若幸運遇上晴朗無雲的天氣，中環碼頭、國金大廈等海旁景色盡入眼簾；傍晚時分，更有機會影到金光閃閃的環球貿易廣場；入夜後，則可以看到金鐘一帶的燈飾夜景。此外，主辦單位亦十分明白家長心態，摩天輪周邊的廣場亦將舉辦不同活動，令一家大小行程更豐富。以聖誕節期間為例，會場內增設了四個教育區，特別請來了外籍老師與孩子講故事，玩遊戲，讓孩子在歡度聖誕同時，亦能增進知識。

新世代父母觀念與六七十年代不同，從前生活艱難，一家人有瓦遮頭，三餐溫飽已是福氣。隨着社會進步，父母教育程度日漸提高，社會及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和關注已不可同日而語。一說起「望子成龍」，大家或許想起怪獸家長或許多負面的事情，然而我認為，只要是合理的期望，加以適當的配合，這都是能有效提高孩子生活和教育質素的關鍵，更重要的是，對整個社會向上流起了實質的關鍵作用。

現在都市人非常忙碌，尤其雙職父母更甚。建議各位家長適時放下手上的手提電話、平板電腦，多花點心思，與孩子一起做一些富教育意義活動，好好享受親子時光之餘，亦能做好榜樣，為下一代建立正確的價值觀。

淑梅足跡

車淑梅

最長壽DJ

「全球最長壽DJ」Uncle Ray慶祝九十大壽，連歌神張學友也來了，他說Uncle Ray捧了我們這麼多年，又怎能不到賀？兩年前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八十八歲搞了一個大型生日派對，全城樂壇先鋒都到會，包括樂壇教父鄭東漢（鄭中基之父）。

「我們認識很久，當年Norman還在唸書，寫了一封信到電台，說連同泰迪羅賓幾兄弟組了樂隊，合作一段日子，還是浮浮沉沉，要我聽他們的錄音帶。錄音質素好差，我請他們到電台再錄，果然，被唱片公司接納了，他們的新歌Lies一炮而紅。」Uncle Ray提攜不少音樂人，包括羅文。

「那時他剛從內地來港，組織了Four Steps，他是主音歌手，英文發音並不準確，我不要他獨唱，一定四人合唱，他不開心。後來他愈來愈紅，直至我七十大壽，他在台上高唱『Smoke Gets in Your Eyes』字正腔圓，感情豐富，我深受感動。」

Uncle Ray自小愛聽Big Band音樂，那些超過十七人的大樂隊最有氣勢。他愛打鼓，曾經為了和朋友組織樂隊在餐廳演出，竟辭去匯豐銀行的工作。一九四九年麗的呼聲開台招兵買馬，Ray應徵成功當上撰稿員，卻未想過播音，「我當年講話會口吃的。」嘩，由口吃至紅足六十多年的唱片騎師，可謂驚人。「我想一切都是媽媽上天的保佑，她離世前緊握我手，說會在天上看顧我，兩年前我的心臟有事，很多醫生都不敢為我開刀，終於在瑪麗醫院接受了手術。我很平和，也知道一定成功，因為我知媽媽在天上。」

Uncle Ray創造了很多紀錄，例如他榮獲英女王頒發的MBE，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，演藝學院頒發榮譽院士等，他更在一九六四年一星期之內，訪問了當時得令的「披頭四」三次，當時他剛在BBC受訓完畢，有兩星期假期，剛遇上Beatles在倫敦進行唱片宣傳，他立即提出訪問的要求，也隨手買了一本以披頭四做封面的雜誌，先遇見Paul Mccartney：「Hi，可以借我看嗎？」「當然可以，可以簽個名嗎？」Paul不只在封面寫上Ray Best Wishes，還翻開裡面，凡有自己的照片都簽，其他三位成員有樣學樣全都簽了，一共廿四個大名，這正是Uncle Ray人生其中一次重大收穫。

Uncle Ray不單有運氣，更有朝氣，最近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將年齡的劃分有個新規定：十七歲前是少年人，十八至六十五是青年人，六十六至七十九是中年人，八十後才算老年人，我想Uncle Ray是另類，是長生不老人，因為音樂和愛心使人年輕長青！